



COLLECTION

周德东绝版文集

WORKS



我遇见了我

I MEET MYSELF

周德东◎著



万卷出版公司

未满16周岁请勿阅读



COLLECTION
德东绝版文集
WORKS

我遇见了我

I MEET MYSELF

周德东◎著



万卷出版公司

© 周德东 2008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我遇见了我/周德东著. —沈阳: 万卷出版公司,
2008.8

(周德东文集)

ISBN 978-7-80759-292-1

I .我… II .周… III .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 .
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08) 第106538号

出版发行: 万卷出版公司

(地址: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29号 邮编: 110003)

印 刷 者: 辽宁星海彩色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 者: 全国新华书店

幅面尺寸: 145mm × 210mm

字 数: 208千字

印 张: 8

出版时间: 2008年8月

印刷时间: 2008年8月

责任编辑: 王亦言

特约编辑: 雷 同 何 娜

装帧设计: 居慧娜

ISBN 978-7-80759-292-1

定 价: 22.00元

联系电话: 024-23284442

邮购热线: 024-23284454

传 真: 024-23284448

E-mail: vpc@mail.lnpgc.com.cn

网 址: <http://www.chinavpc.com>

序



惊悚小说是人类必读物

鬼神文化是人类最早的文化。

人类之初，由于不了解雷霆闪电山洪地震等等自然现象，就创造了鬼神文化。鬼神文化乃文学之母，作为一个文人，我对其充满敬慕之心。

时间深邃，空间浩瀚——渺小的人类对这个世界的探知永远是有限的，因此，恐惧无边无际，无始无终。

恐惧感来自遗传、经验、想象、暗示。它伴随我们一生。

婴儿离开漆黑、柔软、温暖、寂静的子宫，对光明充满恐惧；长大之后，对黑暗、灾祸、玄虚、未知充满恐惧；于人生的尽头时，对死亡充满恐惧……

东西方的惊悚文化不同。西方倾向于现实的惊悚，比如变态杀人狂、灾难、怪兽、外星人、机器人等等，那是某种物质的惊悚；东方倾向于鬼魅的惊悚，比如莫名其妙的怪事、不可解释的现象、若隐若现的神秘不可抗力等，那是某种精神的惊悚。

既然每个人都有恐惧感，那么，作为文学的一种类型，惊悚小说就不能缺席了，它用来探索惊悚、展现惊悚、战胜惊悚。

从功能角度讲，惊悚小说是人类精神世界的猛药，“熟视无恐”，它能够增强读者的抗惊悚心理素质，从而变得勇敢和坚强；从娱乐角度讲，惊悚小说是辣椒，用来丰富读者的口味。我们不可能天天吃辣椒，但是如果这个世界上压根没有辣椒这个品种，那我们的精神餐桌就太单调了；从文化意义上讲，惊悚小说

对源远流长的鬼神文化是一种传承；从哲学意义上讲，惊悚小说是在探索生命、灵魂和宇宙的奥秘……

中国当代惊悚小说依然处于摸索阶段。从上世纪末开始，经过多年的艰难努力，本土惊悚小说终于得到了广大读者的喜爱，很多惊悚小说开始占据图书畅销榜，拥有了特定的读者群体。近两年，惊悚小说如同雨后春笋从各个角落冒出来，有优有劣，令人喜忧参半。

当下的惊悚小说基本分两大类：一类是鬼故事，更多流传于民间和网络。优秀的鬼故事并不多见，很多鬼故事停留在民间传闻阶段，没有经过文学提炼，宣扬迷信和血腥，意义消极，大大贬低了惊悚文学在大众心中的形象；另一类是惊悚故事，以鬼魅为表皮，最后慢慢揭开谜底，还原现实真相。我把这类故事称为“装神弄鬼型”。好的惊悚故事抨击人性之恶，现实之丑，在各类题材中最具力量。

我写过十四部惊悚小说，均属于“装神弄鬼型”。其中，我最喜欢《三减一等于几》。

实际上，大手笔的惊悚小说呈现的应该是某种天马行空式的惊悚，甚至没有逻辑。追求严谨，那是推理小说。而目前，中国的惊悚小说家挤在同一条刚刚起步的路上，都在比拼编故事的技巧——不管前面的悬念多么巨大，中间的气氛多么惊悚，结尾都要给出一系列严丝合缝的解释。为了最后能够自圆其说，驴唇对上马嘴，我们的作家总是在绞尽脑汁地重复这样一个工作：造包袱和抖包袱。正因如此，很多作品显得刻意、做作、拘谨、虚假。

在我看来，惊悚小说要上台阶，比拼的不是技巧，而是想象力。

远古时期就产生了鬼神文化，那是人类最伟大的作品。那时期的人类思维就像一个人的生命之初，属于孩子式的思维，而我们现在缺乏的恰恰是孩子式的想象力。前路漫漫，让我们上下左右前后求索吧。

最后说一句，虽然我写惊悚故事，但是我希望你们生活中所有的惊悚都是故事。



目录

CONTENTS

我遇见了我 1

生活中，恐怖不可能都是故事。

J号楼保安..... 117

最安全的人，也许是最危险的人……

蓝袍子 181

我宁可在戈壁草原上奔走一夜，也不愿意掉进她那没有底的秘密里，粉身碎骨。

死亡之妆..... 209

他一步步走近葛桐，他手中的剪子已经逼近了葛桐的喉管：“你给我当模特，好不好？”

孤店 231

经常写恐怖故事的人，早晚要遇到恐怖的事。



Story **1**
I MEET MYSELF

我遇見了我

生活中，恐怖不可艱都是故事。

一、冒充我的人多如牛毛

那个冷秋天啊
你要衣冠楚楚地做人

——王小妮

有一个专门写恐怖故事的人，他很瘦，眉毛重重的，眼睛亮亮的。

现在我要给他起个名字，那就叫他周德东吧。

我就是周德东，周德东就是我。

这个名字还真是我自己起的。小时候，父母把很多带字的卡片摆在我面前，让我抓，我就选了这仨字。那是我人生第一次创作，绝对大手笔，这仨字气势磅礴，不是一般人能排在一起的。

但有时候，周德东不是我。我的意思是，冒充我的人多如牛毛。

连我这样的人都有人冒充，说明在这个世界上混得不如我的人多如牛毛。

下面，我讲几个故事。

在山西那个产煤的城市，有一天，发生了一起恐怖的血案，有一个很瘦的人专门挖孩子的心，死了两个孩子了。案发后，全城大恐慌。变态者混进了盲流群，销声匿迹。

警方连夜大搜捕，他们在火车站带回一批又一批没有证件的人，最后关不下了，把一所职工学校也当成了临时拘留所。

一间房子里，关押着六个人，其中有个人长得很瘦，眉毛重重的，眼睛亮亮的，穿着一件怪兮兮的黄风衣，只有他好像不怎么害怕。他不像其他民工那样眼睛溜来溜去，他一直闭目养神。

天亮后，终于来了警察，一男一女。那男警察一脸横肉，和这群盲流比起来，他更像个坏人。那女警察长得不算漂亮，却很威风。

他们让六个可疑的人全蹲在地上。

男警察冲这六个人念了几段关于盲流的文件，神情很冷漠。他最后说，这次血案不同平常，所有涉嫌人员都要被收容，等查清案子，再把与血案无关者遣送。

这时，女警察发现那个很瘦的人在偷偷看她，她有些不高兴，大声说：“看什么看？低下脑袋！”

男警察注意到了这个人，朝他一指：“你，姓名，哪里人，职业。”

这个人平静地说：“周德东，东北人，作家。”

男警察不看书，他满脸揶揄地问：“作家？你有啥证明？”

“没啥证明。”

男警察：“没有证明你就是盲流。”

说话间，那女警察抬头问：“谁说他是周德东？”

她是一个喜欢读书的人，又是一个读书喜欢记作者名字的人（她甚至能记住尼古拉·奥斯特洛夫斯基），正巧她读过周德东的书，而且记住了周德东这个拗口的名字。

很瘦的人友好地朝她笑了笑，说：“我，是我。”

她很怀疑地看了看这个蹲在地上的人：“你的身份证呢？”

很瘦的人说：“我去考察八路军走过的地方。在古浪那疙瘩，我的身份证被人偷了。”

她又问：“你能说说你写过什么书吗？”

很瘦的人就流利地说出了几个书名。

那个女警察对男警察小声说：“他是作家，我担保。”

男警察对很瘦的人挥挥手，不耐烦地说：“你可以走了。”然后，他又讯问下一个。

很瘦的人走出关押地，长吐一口气。空气无比新鲜，女人真美好。

身后有人叫他：“哎——”原来是那女警察追了出来。他就停下了。

那个女警察有些不好意思地说：“我想请你去我家做客，可以吗？”

很瘦的人想了想，说：“可以啊。”

在路上，女警察告诉他，她叫房丽，她老公叫吴进忠，是个教师，他对文学很痴迷，写了很多年，就是发表不了。

她说：“周老师，我希望您以后能帮帮他。”

很瘦的人说：“这事儿没问题。”

到了房丽家之后，她老公吴进忠听了太太的介绍，十分高兴，他忙前忙后，又递烟，又沏茶。

很瘦的人一坐下就开始谈文学，谈霍桑，谈博尔赫斯，谈伍尔芙，谈乔伊斯，谈斯蒂芬·金，谈当前大众对纪实类文学的热衷，对虚构小说的疏远……

很瘦的人一直说到吃晚饭。他饿瘪的肚子终于被丰盛的饭菜塞满了，甚至还打了嗝。当晚，善良的小两口挽留他住下来。

次日，他离开的时候，小两口恋恋不舍地送他上路。

吴进忠挑了一些稿件给他，希望他能向出版社推荐推荐。

很瘦的人说：“你们就等信儿吧。”

房丽看他的黄风衣太破了，就把老公的一件黑风衣给他换



上了。接着，她又拿出三百块钱，要他带上当路费。很瘦的人不要，房丽坚持塞进了他的口袋。很瘦的人就说：“以后我会还给你们的。”

很瘦的人离开之后，房丽把他留下的那件黄风衣扔进垃圾桶的时候，不经意地看见，那风衣的束带上有淡淡的血渍……

这个人不是我。这个不是我的人离开大同之后就消失了。

有一天，我莫名其妙地收到一本杂志，不知道是谁寄的，叫《云冈纪实文学》，上面有一篇文章，就是那个很瘦的人写的，讲的就是这件事，在文中，他向我本人以及房丽一家谢罪。

这个人署名爱婴。文后还有通讯地址，他是吉林公主岭人。

海南岛。椰子树，美丽的大海，满街晃动着脸皮越来越厚衣服越来越薄的女人。

这一天，《特区报》编辑部来了一个很瘦的人，他说他是作家周德东，他说他的钱包丢了，他说他希望报社借给他一点路费。

那时候网络还不发达，不像现在，从网上一搜周德东的照片，就会出来几百张。

一个记者讽刺说：“我在一个笔会上见过周德东，他没你瘦，也没你胆大。”

办公室的人都笑了。

很瘦的人有些慌乱，说：“我想你见的那个周德东是假的。”

那个记者就晃着脑袋问：“那你把身份证拿出来让我看看。”

很瘦的人不好意思起来，小声说：“丢了，正在补办。”

那个记者又补充一句：“周德东也没你幽默。”

很瘦的人退到门口，还不死心，说：“我最怕的就是——假的被当成真的，真的被当成假的。”

那个记者正在赶写稿件，他已经不耐烦了，扬扬手说：“换个地方骗去吧！”

很瘦的人翻了翻眼，尴尬地离去。

——这个人是我，真是我。

这次尴尬的经历，发生在三年前的夏天。那个夏天贼热，满大街的人都吐舌头。

周德东写了很多年文章，可是，一直没搞出什么大名堂。现在，他买了一幢漂亮的房子，定居北京，不再漂泊，他和他太太像童话里讲的那样过上了幸福的生活。

最近，周德东很想回老家住一段时间。

他的老家在天安县绝伦帝小镇，十八岁那一年他穿上了军装，雄赳赳气昂昂跨过山海关，出来闯荡世界。

这些年，他一直追名逐利，不能自拔，转眼已经八年没回老家了。

他想看看母亲老成了什么样子，他想看看又冒出了多少外甥和侄子，他想看看绝伦帝那一尘不染的天，他想在那个安静的小镇好好写本书——当然是恐怖故事。

他一直发誓要好好写一部通俗小说，可是写着写着，不自觉地就清高了，就深沉了，就成老师了，就装神弄鬼了。实际上，当通俗作家也要排除杂念，心甘情愿做一个下九流的说书人，老老实实为大众写好看的故事，这是一件不容易的事。

他还打算到老家天安县文化馆看看，他想为他们做点什么。第一篇写周德东的文章，就发表在天安县文化馆的内部刊物《黑土地演唱》上。绝伦帝小镇归天安县管辖，在县城南边，一百里路。那时候，周德东在外面混出了一点小名气，尽管天安县文化馆没有人见过他，但是都知道他是从绝伦帝小镇走出去的，作为家乡人，他们感到很自豪。

因此，这天下午当一个很瘦的人突然出现在天安县文化馆，说他是周德东，大家还不太信。

他刚进门的时候，文化馆的张弓键推了推眼镜，问

他：“你找谁？”

这个人并不急于说他找谁。他夹着一个很普通的皮包，慢慢地看了一圈办公环境，然后坐在了张弓键的对面，说：“我找馆长。”

“馆长去省里学习了，我是副馆长，有事你跟我说吧。”张弓键说。

很瘦的人和张弓键拉了拉手，大声说：“你好。我是周德东，绝伦帝小镇的那个周德东。”

他一边说一边递上他的证件。那是一个保存得很好的本子，深蓝色。发证单位：陕西作家协会。姓名：周德东。出生年月：1967年8月8日。籍贯：黑龙江。入会年月：1996年2月6日。发证日期：1996年2月6日。编号：755。

编号那疙瘩有点模糊，有点像155。

张弓键一下就睁大了眼睛：“是你呀，我早就听说过你的名字！啥时候回来的？”他一边说一边给周德东倒水。

周德东说：“刚下车，直接就上你们这里来了。”

“这次回来是体验生活吗？”

“我想静下心写一本新小说。”

“噢。”

“另外，我还想扶持一下咱县的文化事业。”

张弓键高兴地说：“那可太好了！”

周德东说：“我离开老家太久了，对这里的情况不了解。这样吧，你们看看有没有好的文化项目，然后给我整一份可行性报告，我觉得行，立马投资。”

张弓键立即说：“我好好琢磨琢磨。”

周德东站起来，说：“我要赶回绝伦帝小镇了。我十天半月走不了，你们可以随时把报告送给我。我走了。”

张弓键当然不会让周德东马上走，他带着文化馆的几个人，当天晚上请周德东吃饭。他们去的是天安县最好的一家饭店，叫“空中楼”。

他们是开着文化馆的吉普车去的，那车八成新。

在车上，张弓键留周德东在县城里多住几天。周德东说，他明天必须得赶回绝伦帝小镇。因为黑龙江电视台跟他约好了，明天在那里给他拍一个东西。

接着，他给大家讲起了他新构思的恐怖故事，讲到高潮处，把文化馆的两个女孩吓得连声尖叫。

这时候，他的移动电话响起来，把他的故事打断了。

他不太高兴地接起来：“喂，哪位？哎，你好……明天下午吧……没问题……我在绝伦帝小镇等你们……你是导演，你想怎么拍就怎么拍吧，越真实越好……嗯……嗯……再见。”

他挂了电话，继续讲恐怖故事……

一个叫金宝的女孩说：“周老师，我在《新青年》杂志上见过两句话，概括了您全部的特点——瘦比南山，千金不笑。见了您，果然是！”

他说：“瘦是真的，从小到大没胖过，怎么吃都不行。千金不笑就有点夸张，别说千金，捡一只镀金的戒指就喜笑颜开了。”

金宝又说：“那期杂志的封三还有一幅您的漫画，我现在觉得一点都不像。”

他说：“漫画嘛，肯定不像。”

喝酒时，大家都很高兴。

文化馆是个穷单位，大家整天混日子，心里都盼着能做点大事，而周德东就要给他们带来转机了。他们相信周德东有这个实力。

张弓键有点醉了。两个女孩也喝了很多酒。

周德东说：“对了，张馆长，我打算先去各个乡镇转一转，搜集点写作素材，你能不能开车跟我跑几天？我的车没开回来，特别不方便。”

张弓键：“没问题，就是车不太好。”

周德东：“就是个交通工具而已，我自己的车也不是什么豪华车。”

文人在一起喝酒，免不了要唱歌助兴。张弓键甚至搞来了一架手风琴，他为大家伴奏。大家就唱：“一更二更又三更，月牙挂高空。梁山泊呀，想念祝九红……”有高有低，有粗有细，有快有慢。

出了“空中楼”饭店，张弓键说：“明天咱们几点走？”

周德东说：“算了，不麻烦你了。”

张弓键诧异地问：“怎么了？”

周德东说：“你跟我四处跑，太辛苦了，而且我也感觉不方便，我喜欢一个人的状态。谢谢你！”

张弓键说：“你自己不是会开车吗？你自己开呗！”

周德东有些犹豫：“咱家这疙瘩的路实在太糟糕，我怕不适应……”

张弓键说：“吉普车皮实，你随便开。”

周德东想了想，说：“好吧，我明天早上来取车。”

张弓键回到家，酒醒了，他忽然想起金宝的那句话：“那期杂志的封三还有一幅您的漫画，我现在觉得一点都不像。”

他觉得有点唐突：就这样把车借给这个陌生人了？

他想核实一下。

次日一早，他打了很多电话，终于查到了周德东北京办公室的电话——《夜故事》编辑部。

在电话里，他听见周德东的声音跟那个人很不一样，他低沉的声音从雄伟的天安门脚下传来：“你好，哪位？”

“我是天安县文化馆的张弓键副馆长，想跟您核实个事儿——您在北京吗？”

周德东：“是的。”

张弓键说：“周老师，有人冒充你！幸亏我打了这个电话！”

周德东说：“他长得啥样？”

张弓键描述了一番。

周德东说：“好像不是我认识的人。”

张弓键说：“反正我知道他不是您就行了。”

接着，张弓键在电话里和周德东又聊了一阵子。他热情地邀请周德东回天安县来，周德东也表示他最近很想回老家呆一段时间。

张弓键说：“您回来辅导辅导咱县的文学爱好者。”

周德东说：“忙完这段儿，我一定争取回去一次。大约下月一号吧。”

最后，周德东说：“张馆长，冒充我的人肯定是了解我的人，了解我的人基本上是喜欢读书的人。都挺不容易的，如果他仅仅是混顿饭，骗个路费什么的，把他揭穿了，警告警告他就算了。你看呢？”

“他想骗车！”

“噢，那就得报案了。”

放下电话，张弓键报了案。

骗子没说过他住在哪个宾馆。警察就在文化馆周围布控，等骗子落网。骗子可能嗅出了危险的气息，他一直没有出现。

这个对周德东了如指掌的人神秘地消失了。

第二个月一号，周德东准时回来了。那天万里无云，天蓝得不像真的。

他一进门，那个叫金宝的女孩就高兴地叫起来：“这才是那幅漫画上的周德东！”

骗子满面红光，而眼前这个真正的周德东脸很白，甚至让人觉得那是短命的征兆。那当然是他常年伏案贪黑写作的结果。

那次，周德东为天安县各乡镇的文学青年讲了三天课，没收任何报酬。

其实，他并没给大家讲写作技巧之类，他仅仅是向大家灌输一种精神，一种打不倒压不垮击不败的精神。他讲起他的经历，讲他如何一路打拼，从村到镇，从镇到县，从县到市，从市到省，从省到京。讲他当记者的时候因披露真相被追杀，